

品 王 刚 故 事 ， 叹 你 我 人 生 ！



我本顽痴

王刚自传

演员、说书、主持、儿子、丈夫、父亲
三次婚姻，老来得子！传奇人生，我本顽痴！

王刚◎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我本頹痴

王明賢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本顽痴 / 王刚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399-3675-8

I. ①我… II. ①王… III. ①王刚—自传 IV. ①K8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45361号

我本顽痴

著 者: 王 刚

责任编辑: 刘 霁

策划编辑: 一 草 耿金丽

营销编辑: 尚 蕾

装帧设计: 张丽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8

插 页: 20p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3675-8

定 价: 29.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悲欢轮转：给先辈，给我的孩子们

其实，这是一部已写了十多年的书。

十多年前，我提笔写出所谓的“未完成稿”，是从我陪妈妈到医院看病开始说起，母子之间闲唠嗑，从现在的医生聊到我那当中医的姥爷。悠悠然讲起家族的传奇，有那么一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的意思。东北老家的往事烟云：伪满洲国，亡国奴的屈辱，黎民百姓的艰辛，雪白血红，兵痞，匪盗……喧喧嚷嚷，头绪繁多。回味咂摸，还有点类似于女作家萧红的《呼兰河传》的凄婉和哀愁。

再一次动笔的时候，正逢妈妈最后一次住院。

终于，她老人家没有能够等到这本书出版。

说到“等”，突然有一种凄惶的联想，想到30年前去世的父亲。

当年已到癌症晚期的父亲躺在病床上，枕头下掖着一个半导体收音机，等候着一个节目的开始。那个节目，就是儿子王刚在中央电台演播的第一部长书连播作品《牛虻》。

老父亲悄悄地等着，下意识地调着收音机。虚弱地等着。

这大概属于人世间最遗憾最无助的等候吧。

以后的若干年，妈妈见证着儿子走下来的每一步。比起父亲，似乎少了一些遗憾，可是多了份操心。

牵挂着这么一个老儿子，可不是一件幸运的事儿。尤其是，曾经一度这个老儿子还经历离异了，打光棍儿了，处在没媳妇管的狼狈境地。懒散，颠倒，不吃早点，时不时还借酒浇愁。让为娘的想问又不敢多问，想劝又怕儿子嫌她絮叨。无所适从，只能悄悄叹气。

但这个不让她省心的儿子也曾给她带来不少满足。

她晚年时的最大消遣，就是看儿子演的电视剧；看她的儿子主持的各档节目。

老人家没事就这么天天看着，醉心其中，似乎怎么也看不够。在我的印象中，她从来没有对我的演出说过不待见的话——唯有那么一次，神州大地皆说“和大人”的时候，她在电梯里听到街坊老姐妹并无恶意的调侃，心里觉得不是滋味，回来忍不住提醒儿子一句：

“咱们……以后演个正面角色行不行？”

想到这个细节，不知道该开心还是难过，所有的感受触电般掠过，化为含泪的笑。

这是我的自传，毫无疑问。

这开篇卷首，就是一场轮回。的确，这是一个宿命的挽结，人生的盛衰、头尾，好像已经看到了轮廓。

我已经年过六十，比共和国年龄还大半岁多。自然地，我的感悟都跟时代紧密相连，但是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的“岁月感悟”跟当时的一般人、大部分人不同，甚至在经验和感情上还有一些疏远。当然不敢自诩“大梦我先觉”，可多多少少有点“另类”。

我人生经历里贯穿的某种情感疏远和“另类”，是以前未曾吐露过的。

我要给你们看一个我：一个曾经顽劣无比“引火烧身”的少年王刚；一个曾经我行我素不懂世道险恶的率性王刚；一个后来又懂得进退懂得伸缩的俗人王刚；一个如鲁迅先生说的，随时可以榨出皮袍下的“小”的王刚。

我要给你们看一个充满矛盾的我：拍戏当间儿突然冲到小树林里痛哭失声不能自持的性情王刚；一个皇上面前摇尾乞怜的“和大人”——狭邪无比的“分裂型”王刚；一个有过失败婚姻招人议论的王刚；一个以“天下收藏”寄托某种情怀的江湖人王刚。

这个我，真的很矛盾：是聚光灯下人五人六的我，笑容可掬的我，是面子上跟谁都能说得过去的王刚。这后面，还有一个不随和不宽容的我，一个被人戳着背：“啧啧，这人！怎么一脑门子官司？”——按北京话说：一个“挺不招人待见的”王刚。

曾经的说书人也轮到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境遇。想想也是，我，王刚，“长书连播”里煞有介事说道别人的人，“王刚讲故事”的主讲，现在也要说道说道自己了。习惯于口齿伶俐说别人的人，终于也要来一场“自供”。

隐隐约约，脑子里涌出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那就是《红楼梦》里焦大的话：我活了这么大岁数，只有跟着太爷捆人的，哪里倒叫人捆起来？

什么也甭说了，捆上捆上。把自己的大半生交代交代，尽量囫圇个儿地向列位看官托出。

书归正传。回到2008，对于我个人来说，刻骨铭心的悲喜轮转也在这一年。

这一年，我遭遇了平生最大的喜悦——7月25日上午10点16分，我唯一的儿子诞生了。

六十岁花甲得子，一个轮回，我有了这个儿子。

这一年年末，农历大年三十，还没到除岁的关口，我的母亲又第三次被送进了医院，老人家这一去，再也没有重回家门。

2008~2009年间，正逢国家多事之秋，我个人的生活似乎也比往年多了几分喧嚣，几分波澜。

一样一样地说吧。

2008年这一年，在媒体流布的绯闻的纷扰中，王刚按部就班地生活着。

媒体先是给我安排了一个不相干的女朋友，然后帮我辟谣——新闻标题特意强调我怎样“震怒”。

一日，南方某周刊的记者给我发信息，向我“核实”：某位开着奔驰车进



“二小同年为甥舅”，难得的天伦之乐。

入我的公寓的怀孕的女性，是否就是我现在的妻子。

我看见信息一愣，摇摇头，没理会。

记者多老练啊，等的就是这个。见我不答理，没过三天，网上独家爆料的组图出来了，被拍到的那位女士真是我爱人。那时候怀孕快九个月了，她开着车跟阿姨一块儿出去找月嫂，进药店。旁边附着我的照片，我从古玩城里正拿一小盒出来。咔嚓，咔嚓，几个定格。

娱乐，花边，组图……我听到的潜台词是：可逮住你了。

我对我的新组家庭保密了四年，就这样一夕间曝光在大众视线中。

2009年初（农历戊子年尾），我的女儿也给我添了一个外孙。在英国多年的女儿回国了，和那洋姑爷一起回到了北京，一家人从来没有这么齐全过。

北方人说的，“全和人”，就是这样一种境界吗？

一边看着我的宝贝儿子，一边稀罕着我的外孙，感叹着人生的神奇和我的人生之与众不同：儿孙绕膝乃天伦之乐，而时下真能享受儿子与孙子同时绕膝者，“多乎哉？不多也！”在掺杂着惭愧、侥幸的志骄意满中，在微醺的状态下，我写了这么一幅对子——

二小同年为甥舅，四世有聚惭老春。

虽然欠点对仗工整，也不大讲平仄，但在滋味复杂的2008年之后，对于生命的珍贵，人生的圆满，我想，大多数中国人应该有了别样的体味。

我的家庭和亲情谱系，也就是这样一个格局了：白发高堂——我的母亲；我的妻子；跨国婚姻——我的女儿婷婷和我的女婿彼得，还有他们的爱情结晶：我的外孙路易斯；我的妹妹王静；还有我在2008年最重要的收获——我的儿子丁丁。

乐乐呵呵、团团圆圆一大家子，过年了。戊子年即将过去了，我下了决心，一定要好好张罗一下年三十的团聚。很奇怪，好像一种强烈的暗示在催逼自己：好不容易聚齐了，不花团锦簇地安排一次大团圆，那一定是个遗憾。

这种暗示，毫无疑问，跟妈妈的身体状况有很大关系。

妈妈最后出现在大庭广众下的时候，是在她的孙子丁丁的百日酒席上。

有嘉宾助兴表演了各类节目之后，88岁的老母亲兴之所至，竟站起来，手持话筒，一板一眼地唱起20世纪30年代的流行歌曲《扁舟情侣》：

把桨点破了湖心，点破了湖心的平静，小船儿缓缓向前行，湖两旁的杨柳，摇曳轻轻，好像欢迎我俩来临……

歌词透着无比欢悦的情绪,透着生命盎然的美丽。全场最热烈的掌声过后,妻帮我悄悄擦去涌出的泪水。我在心里默祷着:妈,您还年轻,您就天天这样快乐着,等您百岁寿诞时,再唱这首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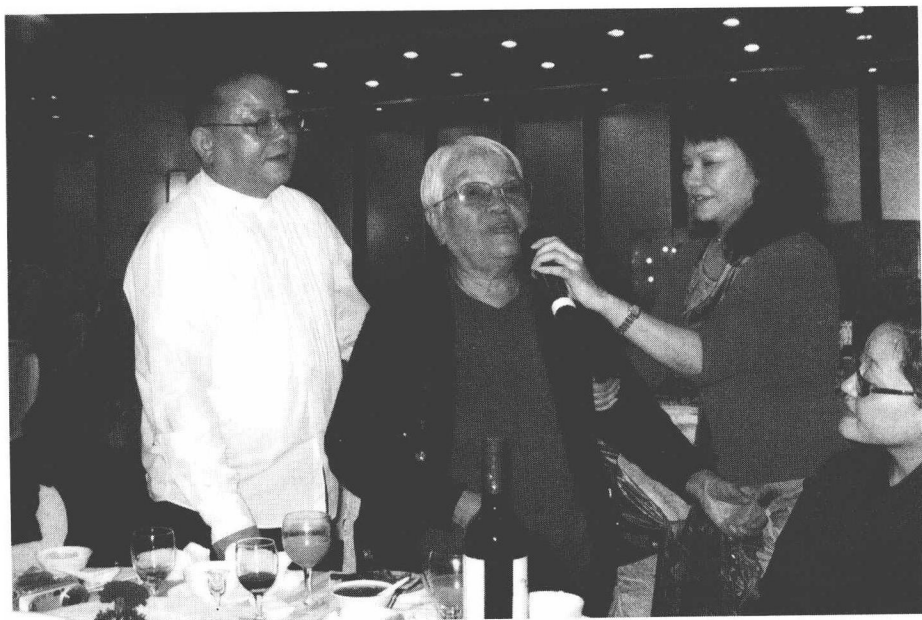
半个月之后,妈的身体每况愈下,随后三次住院。添了孙子的喜悦,及后来“四世同堂”的“冲喜”,竟没能挽回衰落的生命。

年夜饭的红烛绿酒,掩盖不住人生的惶惑:一老一少,一个是生命刚刚开始,一个肯定是衰老的步履行将停止。

你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一切发生。

永远不能忘记 2009 春节前夜的那一幕:热热闹闹一大家子,似曾相识,又恍若隔世,老母亲坐在正中,笑呵呵地看着儿子儿媳、女儿、孙女孙女婿,还有被抱在怀里的孙子、曾外孙,按照长幼顺序磕头祝福。

我的洋女婿肯定是第一次见识中国家庭过年的礼节,兴奋得不得了。伦敦过来的洋女婿,这回足足地见识了东方家庭的风韵。拍照啊,磕头啊,十分乐



妈妈在孙子的百日聚会上,高唱她年轻时的流行歌“扁舟情侣”。摄于 2008 年 11 月。

在其中。

我父母都是非常开通的人，家族里没有什么一定要讲究“老礼儿”的说法。然而，我还是在顽强维护着留存的一点点礼节，比如拜年，给长辈磕头，这些充满仪式感的東西。当父亲老去，我成为家族的主心骨的时候，我还会带头演示这些“老礼儿”——演示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让晚辈看着，让他们明白“传承”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礼是很重要的，这点形式再没有，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了。这不是保守，更不是矫情，恰恰相反，这是追求心灵上的“温润而泽”。

要在往年的话，这个晚上一定要唠嗑、守岁，乐乐融融一夜。可是这次，我担心妈妈过度劳累，就吆喝着散了。大家是在欢快的气氛里道别的：快走，快走！等会烟火爆竹齐放，当心炸着！

热热闹闹，有说有笑，没有看出任何一种不祥的兆头。

我和妻儿刚到家里没10分钟，电话就来了，女儿婷婷尽力保持着平静的口气，告诉我奶奶又不行了，得马上送医院。

我心里“咯噔”一下：终于快到那一天了吗？……

妈妈确实是每况愈下，第一次住院的时候，我还在怀柔拍《铁嘴铜牙纪晓岚》第4部，不可能天天去看她。每次我到医院看她的时候，她总是表现出很洒脱甚至很不耐烦的样子，总是把“你忙，别为我耽误了工作”挂在嘴上。

可后来就不一样了。

越到后来，老人惯有的矜持和克让就少了，搁下了，没了。

这种细微的变化，只有当儿子的，才能真切体会到。

第二次住院的时候，她还是心疼儿子为她来回跑，但不怎么说“你忙，少来吧”这一类的话了。

从老人家的眼神，我能看出掩饰不住的一丝焦灼：担心儿子真的因为忙就少过来了。

我心想：妈妈啊妈妈，这怎么可能呢？

有一天特巧，我中午还喂我儿子呢，下午就到医院喂我妈。一老一小，神态，眼神，肢体语言，几乎一样一样的。我也像几小时前哄孩子似的，柔声劝道：妈，再吃一口。

一个是 88 岁的老人，一个是婴儿。生命的终端和起始。

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想起一个词——“反哺”。

我几乎是天天去。病人已经到了下胃管、鼻饲的境地了，药都吃不下了，除了打点滴以外，药得通过胃管下去。但是有些流质食物还能从嘴进去。我扶她坐起来，在后面弄一些枕头，然后一勺一勺地，喂我妈妈多半杯橘子汁，特别小心地喂。

喂她橘子汁的时候，护理的小李（一直跟我妈妈的保姆）突然抿嘴一乐：王老师，我喂她就喝不了这么多，你喂的时候你妈全喝了。

每当我轻柔地在老人额头上吻一下——这是要走开的信号，妈妈的样子，会显得特别凄惶。

甚至表现出一种细微的委屈——打点滴的部位有点淤血，得热敷。我一边揉着一边说：妈，不要紧的，你看，不是好多了吗？

而妈妈微微摇头，那表情，委屈得跟个小孩似的。

这一揉就是半个多小时呢，我坐的是一个挺不得劲的凳子，揉着揉着，右腿不知怎么的就麻了。我也不敢动弹。妈妈很受用的样子，一会儿眼睛就眯上了，揉了 20 多分钟了，看她眯上了，我的手慢慢就放开。

不料这稍微一动，不行了，她的眼就睁开了，巴巴地看着我。

我咧嘴一乐，再接着揉。

要在过去的话，揉一会儿妈妈可能就说：“行了行了，重复同样的一个动作多难受啊。”现在她却不吭声，我就这样揉。

我表面笑着，内心深层的悲戚却一股一股地冲击着我的心胸：她的留恋，无助，纯粹的状态，弥留的心境，惧怕的心态，绝望中的挣扎，让我惊心动魄。

这么多年了，都 60 岁了，小时候无心，大了，老了，才意识到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地去注视我妈妈这张脸。

这么多年了，就这一次，老人家病在床上，在母亲临终前的留恋和儿子小心翼翼的伺候中，才进入一种意念，就像一本书上写的，“发现母亲”。长时间地看着妈妈，看着她的五官，仔细端详，努力通过她的五官，找到过去画影……

终于，妈妈走了——到这个年龄，还是习惯于用“妈妈”这个称呼，这样

称呼她老人家，才有一种在家园的无忧感觉。在北京西郊的回民公墓，安置了她老人家后，看到那弯月亮，惨白的，高悬着，不知为什么，没有凄惶，反而有一种温暖的慰藉。

正是：城中日夕歌钟起，山上惟闻松柏声。

终于，在阳光之下，我带着儿子去看他奶奶。儿子很懂事，看着奶奶的墓碑，一反刚进陵园时的“哇哇”笑闹淘气，很安静，很亲近。

这种“通感”真的是很神奇的——记得有一天我头戴一顶棒球帽，帽檐儿拉得很低。街边昏暗的路灯下，直到我走近婴儿车，孩子妈妈和保姆都没认出我来，孩子却凭着婴儿的直觉，发出“啊啊”的欢迎信号。

这种体验，让我感到自己直接跨越了时空，不仅能想起刚有女儿时的情形，甚至能穿过时空隧道，回到自己还是婴儿的时代，看到生命的本源。所以，有了儿子之后，借友人邹静之的一句话：我都不“敢”老了。是的，我更加知道爱惜自己了，更加知道感恩了，感谢先人，感谢爸妈，感谢所有对我好的人。

确切地说：这是一部写了大半辈子的书。时光刻录，不断更新着，不断被新的体悟所覆盖，直到儿子诞生，那些不会被湮灭的记忆焕发出新的光泽，生命体验得到新的延伸。所谓“悲欢轮转”，也就指的这一切吧。

书是个什么？

有一种说法叫“世事如书”，书上载的事儿，往往就在你旁边，不管是得意事儿还是糟心事儿，都能成书。

书就是“春秋”，中国人常说的“春秋笔法”，意味实在深远。一个人的春秋，一个大时代的春秋，可感可泣可恼可忘之事，该存则存，当忘则忘。

然而，爱是不能忘记的。

书，“输”也，文言的说法叫“输诚”，换个说法，就是跟大家伙儿掏心窝子，这是好听的。而不好听的说辞，这“输”就是得失之失，“孔夫子搬家净是书（输）”的“输”，意味着我把自己出卖了，把自己人生命运的曲折处、要紧处、关节点，袒露在大家眼前。

照我的理解，书就是一个空间，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关于自己生命历程的空间。

我要给你们的这本书，就是这样一个空间。这个空间里有我的现在，更多的是我的过去。这个空间里，有画面，有乐声，有开心，有哽咽；有小满足，有大无奈；有烈火烹油繁花锦簇，有静夜暗室里的回味和孤独；有岁月积累下来的谅解，有对自己的宽恕；有家长里短，更有苦乐滋味。

正是：

拍案未必惊奇，人生原来顽痴；

戏里戏外搬弄，半演半偈主持。

戏说“和相”非我？收藏孤独情丝；

王刚几回故事？悲喜轮转由之。

>>> 目录 Contents.....

卷首 p1

悲欢轮转：给先辈，给我的孩子们

我要给你们的这本书，就是这样一个空间——有我的现在，更多的是我的过去。

这个空间里，有乐呵，有哽咽；有小满足，有大无奈。

有关心娱乐界的人士殷切期待的家长里短；有老少爷们儿能体会的苦乐滋味和“不是滋味”。

第一章 p1

顽劣童年

人在寻找慰藉的时刻，总是把信任和情感倾注给他最崇敬的人，尤其是孩子。

而我们那个时代的孩子，最崇敬的人还能有谁呢？

对了，就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写信！

第二章 p18

那个饥谨年代

经过顽劣童年，在父母、亲朋、街坊、老师、同学的关爱中，我渐渐长大。不妄言苦难是“营养”，也不妄言自己承受的“代价”。

如果命中注定要与“戏场”拥抱的话，我的“戏场”早在少年时的生活道路中就已展开。

第三章 p37

在风暴中失落的

我第一次对于一个大时代产生的不安和恐怖，竟然在寂静的中午。

游泳的当间儿，在一个不经意看到的画面中发生，觉得野蛮离你那么近。觉得洪流随时都能吞噬你。

第四章
p63

难忘军旅生涯

和人谈起往事，总好说：“我当了整整 26 年兵啊！”

有些事虽已日渐久远，但却总不能忘怀。只要受到什么诱发，它就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积雪的山川，蔚蓝的海疆，绵亘千里的边防线……

第五章
p85

1976，与历史同行

中国人进入“电视复兴时代”，进入精神消费的“盛筵时代”。

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得益于压抑的情绪到了临界点时的历史选择。

大多数人的命运，也在碰撞之后随之转换。

第六章
p104

由《夜幕下的哈尔滨》开启的“书缘”

我跟“书”的缘分，更是有一番特别的意味。

说书人王刚，曾经在形形色色的书里寄托着自己，张扬着自己。

一切似乎都从“夜幕下的哈尔滨”发端。

第七章
p137

“非主流”主持人

世上有种动物，走兽们不把它视为同类，认定它是一只鸟，因为它长着翅膀；

鸟们也不屑与之伍，因为它不下蛋，还吃奶，显然，不是它们同类。

这种动物叫蝙蝠。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只蝙蝠。

第八章
p164

戏场，人场，粉墨乾坤

很多人想听我说说剧组里外的事，我平素谈的不多。

一定要让我谈，只能谈谈我的直感，和人生社会的关联处，是谓“戏场，人场，粉墨乾坤”。

尽管这里头微妙处、利益勾连处不少，然而我的总体态度还是轻松面对。

第九章
p182

我演和珅，还是和珅演我？

我演和珅，还是和珅演我？这是一个问题。

我演和珅，这话好理解。和珅演我？其实也不费解——

和珅让我再度名扬天下。我不能得了便宜卖乖。

第十章
p203

收藏天下，享受孤独

既然是江湖，你就不能不笑看，笑侃，笑忘。

一位著名主持人说了，王刚收的其实都是“破烂儿”。

在这个圈子里，最难克服的是攀比、傲物、好胜，以及随时可能冒出的计较心。

第十一章
p237

我挚爱的女性

女性代表着一种家园感，一种安静的皈依，甚至是我整个人生的本源。

女性的柔弱并没有让我体会到软弱无助，反而为我增添了男人的豪迈。

她们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扮演了相知者的角色……

尾声
p269

儿子的世界，我的世界

人生的平凡与不凡，遗憾与圆满，我都历练了一遭。

回首往事，最终，全部激情都集中在儿子明亮清澈的眸子之中。

儿子啊，老爸的一切折腾，一切打拼，一切事业，一切名分，都是为博得你的赏识而来。

Chapter 1
第一章

顽劣童年

此命五行缺土。身旺无助。

早运较好；三十而立；中运亨通，灵活；破家，逆行之人；有官克官非之嫌；名高利浅；利厚破喜；四二~四六破家成家；四七~五一妨（防）伤本；脱胎换骨，清白彻底，意念僧道；聚业十年；老年文昌高照；清静着（著）书，教授；寿高古稀开外。

愚见劣批。见（鉴）谅。

某某

一九九一腊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一位《易经》学者、“命理”专家给我批了一个八字。兹录于文前。

蓦地想起另一个说法，很早以前写我的一个通讯，标题很抒情，“看那冲出峡谷的河”云云。这位作家朋友和我聊了聊，他说你别看这个比喻挺老套，可联系到你王刚青年中年时代遭遇的那些事儿，又特别熨帖。大家都知道河流都是这样，当有山阻碍它前进的时候，它会变得很窄，